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易傳卷一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東坡易傳

提要

臣等謹按東坡易傳九卷宋蘇軾撰軾事迹具宋史蘇籀藥城遺言記蘇洵作易傳未成

而卒屬二子述其志軾書先成轍乃送所解於軾今蒙卦猶是轍解則此書實蘇氏父子兄弟合力為之題曰軾撰要其成也籀又稱

洵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
逆順之情故朱子謂其惟發明愛惡相攻遠
近相取情偽相感之義而議其粗疏胡一桂
記晁說之之言謂軾作易傳自恨不知數學
而其學又雜以禪故朱子謂其閃爍滉漾不
可捕捉然朱子嘗謂其物理上亦有看得著
處則亦未嘗竟廢之也今觀其書如解乾卦
彖傳性命之理誠不免杳冥恍惚淪於異學

至其他掃除象數推闡理勢言簡意明往往
足以達難顯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蓋大體
近於王弼之說而弼之說惟暢元風軾之說
則多切人事又文詞博辨足資啓發雖不足
以盡易之理而亦未嘗非易理之所有也故
李衡之義海撮要丁易東之索隱董真卿之
會通皆有取焉陸游謂其書初遭元祐黨禁
不敢顯題軾名故稱毘陵先生以軾終常州

故也明焦竑初得舊本刻之烏程閔齊伋以朱墨板重刻頗為工緻而無所校正毛晉又刻入津逮秘書中三本之中毛本最舛如漸卦上九併經文皆改為鴻漸于逵則他可知矣今以焦本為主猶不甚失其真焉乾隆四十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三十九

經部

易傳卷一

宋 蘇軾 撰



乾下
乾上

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

乾之所以取于龍者以其能飛能潛也飛者其正也
不得其正而能潛非天下之至健其孰能之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飛者龍之正行也天者龍之正處也見而在田明其
可安而非正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三非龍德歟曰否進乎龍矣此上下之際禍福之交成敗之決也徒曰龍者不足以盡之故曰君子夫初之所以能潛二之所以能見四之所以能躍五之所以能飛皆有待於三焉甚矣三之難處也使三不能處此則乾喪其所以為乾矣天下莫大之福不測之禍皆萃於我而求決焉其濟不濟間不容髮是以終日乾乾至於夕而猶惕然雖危而无咎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下之上上之下其為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者均也而至於九四獨躍而不惕者何哉曰九四既進而不可復反者也退則入於禍故教之躍其所以異於五者猶有疑而已三與四皆禍福雜故有以處之然後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今之飛者昔之潛者也而誰非大人歟曰見大人者

皆將有求也惟其處安居正而後可以求得九二者
龍之安九五者龍之正也

上九亢龍有悔

夫處此者豈无无悔之道哉故言有者皆非必然者
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見羣龍明六爻皆然也蔡墨云其姤曰潛龍勿用其
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

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古之論卦者以定論爻者以變姤者初九之變也同人者九二之變也大有者九五之變也夬者上九之變也各指其一而坤則六爻皆變吾是以知用九之通六爻也用六亦然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此論元也元之為德不可見也其可見者萬物資始而已天之德不可勝言也惟是為能統之此所以為元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此所以為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此所以為利也生而成之乾之終始也成物之謂利矣

時乘六龍以御天

飛潛見躍各適其時以用我剛健之德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此所以為貞也

保合太和乃利貞

通言之也貞正直也方其變化各之於情无所不至反而循之各直其性以至於命此所以為貞也世之論性命者多矣因是請試言其粗曰古之言性者如告瞽者以其所不識也瞽者未嘗有見也欲告之以是物患其不識也則又以一物狀之夫以一物狀之則又一物也非是物矣彼惟无見故告之以一物而不

識又可以多物眩之乎古之君子患性之難見也故以可見者言性夫以可見者言性皆性之似也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亦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堯舜不能加焉桀紂不能亡焉是豈非性也哉君子之至於是用是為道則去聖不遠矣雖然有至是者有用是者則其為道常二猶器之用於手不如手之自用莫知其所以

然而然也性至於是則謂之命命令也君之令曰命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亦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無以名之而寄之命也死生禍福莫非命者雖有聖智莫知其所以然而然君子之於道至於一而不二手之自用則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此所以寄之命也情者性之動也汜而上至於命沿而下至於情無非性者性之與情非有善惡之別也方其散而有為則謂之情耳命之與性非有天人之辨也至其一

而无我則謂之命耳其於易也卦以言其性爻以言其情情以為利性以為貞其言也互見之故人莫之明也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夫剛健中正純粹而精者此乾之大全也卦也及其散而有為分裂四出而各有得焉則爻也故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以爻為情則卦之為性也明矣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以各正性命為貞則情之為利也亦明矣又曰利貞者性情也言其變而之乎情

反而直其性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至於此則无為而物自安矣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夫天豈以剛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
器不蠹故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媮強則日長媮則
日消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

復道也

王弼曰居上不驕在下不憂反復皆道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

陰陽和而物生曰嘉

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

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禮非亨則偏滯而不合義非利則慘冽而不和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

王弼曰不為世所易

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

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堯舜之所不能加桀紂之所不能亡是謂誠凡可以閑而去者无非邪也邪者盡去則其不可去者自存矣是謂閑邪存其誠不然則言行之信謹蓋未足以化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也

修辭者行之必可言也修辭而不立誠雖有業不居
矣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至之為言往也終之為言止也乾之進退之決在三
故可往而往其幾可止而止其義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
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

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
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
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
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燥濕不與水火期而水火即之龍虎非有求於風雲
而風雲應之聖人非有意於物而物莫不欲見之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明龍之在天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

王弼曰下无陰也

賢人在下位而无輔

夫賢人者下之而後為用

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

時之所舍故得安於田

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王弼曰夫能全用剛直放遠善柔非天下至治未之能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以言行化物故曰文明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天以无首為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

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
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

君子度可成則行未嘗无得也故其行也日有所見
日可見之行也

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
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
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

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
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
之也故无咎

或者未必然之辭也其躍也未可必故以或言之非
以或為惑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
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
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為言也知進而

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
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龍變化而自用者也馬馴服而用於人者也為人用
而又牝馬順之至也至順而不貞則陷於邪故利牝
馬之貞

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
吉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

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
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
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坤之為道可以為人用而不可以自用可以為和而
不可以為倡故君子利有攸往往求用也先則迷而
失道後則順而得主此所以為利也西與南則兌也
離也以及於巽吾朋也東與北則震也坎也以及於
乾與艮非吾朋也兩陰不能相用故必離類絕朋而

求主於東北夫所以離朋而求主者非為邪也故曰
安貞吉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坤未必无君德其所居之勢宜為臣者也書曰臣為
上為德為下為民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
至堅冰也

始於微而終於著者陰陽均也而獨於此戒之者陰

之為物弱而易入故易以陷人鄭子產曰水弱民狎而翫之故多死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以六居二可謂柔矣夫直方大者何從而得之曰六二順之至也君子之順豈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故其動也為直居中而推其直為方既直且方非大而何夫順生直直生方方生大君子非有意為之也循

理无私而三者自生焉故曰不習无不利夫有所習而利則利止於所習者矣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三有陽德苟用其陽則非所以為坤也故有章而含之坤之患弱而不可以正也有章則可以為正矣然以其可正而遂專之則亦非所以為坤也故從事而不造事无成而代有終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夫處上下之交者皆非安地也乾安於上以未至於上為危故九三有夕惕之憂坤安於下以始至於上為難故六四有括囊之慎陰之進而至於三猶可貞也至於四則殆矣故自括結以求无咎无譽咎與譽人之所不能免也出乎咎必入乎譽脫乎譽必罹乎咎咎所以致罪而譽所以致疑也甚矣无咎无譽之難也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黃而非裳則君也裳而非黃則臣爾非賢臣也六五陰之盛而有陽德焉故稱裳以明其臣稱黃以明其德夫文生於相錯若陰陽之專一豈有文哉六五以陰而有陽德故曰文在中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至於此則非陰之所能安矣陰雖欲不戰而不可得

故曰其道窮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易以大小言陰陽坤之順進以小也其貞終以大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

夫物非剛者能剛惟柔者能剛耳畜而不發及其極
也發之必決故曰沉潛剛克

至靜而德方

夫物圓則好動故至靜所以為方也

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
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
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
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惟其順也故能濟其剛如其不順則辨之久矣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
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小人惟多愧也故居則畏動則疑君子必自敬也故

內直推其直於物故外方直在其內方在其外隱然
如名師良友之在吾側也是以獨立而不孤夫何疑
之有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
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
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盖言謹也

方其變化雖草木猶蕃及其閉也雖賢人亦隱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

事業美之至也

黃中之色也通是理然後有是色也君子之得位如人之有四體為已用也有手而不能執有足而不能馳神不宅其體也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嫌也疑也皆似之謂也陰盛似陽必戰方其盛也似无陽焉故雖陰而稱龍然猶未離其陰陽之類也故

稱血以明其雜若陰已變而為陽則无復玄黃之雜矣



震下
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因世之屯而務往以求功功可得矣而爭功者滋多天下之亂愈甚故勿用有攸往雖然我則不往矣而天下之欲往者皆是也故利建侯天下有侯人各歸安其主雖有往者夫誰與為亂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

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屯有四陰屯之義也其二陰以无應為屯其二陰以有應而不得相從為屯故曰剛柔始交而難生物之生未有不待雷雨者然方其作也充滿潰亂使物不知其所從若將害之霽而後見其功也天之造物也豈物物而造之蓋草略茫昧而已聖人之求民也豈人人而求之亦付之諸侯而已然以為安而易之則不可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初九以貴下賤有君之德而无其位故盤桓居貞以待其自至惟其无位故有從者有不從者夫不從者彼各有所為貞也初九不爭以成其貞故利建侯以明不專利而爭民也民不從吾而從吾所建猶從吾耳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

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志欲從五而內忌於初故屯遭不進也夫初九屯之君也非寇也六二之貞於五也知有五而已苟異於五者則吾寇矣吾焉知其德哉是故以初為寇曰吾非與寇為婚媾者也然且不爭而成其貞則初九之德至矣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勢可以得民從而君之者初九是也因其有民從而
建之使牧其民者九五是也苟不可得而強求焉非
徒不得而已後必有患六三非陽也而居於陽无其
德而有求民之心將以求上六之陰譬猶无虞而以
即鹿鹿不可得而徒有入林之勞故曰君子幾不如
舍之幾殆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方未知所從也而初來求婚從之吉可知矣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屯无正主惟下之者為得民九五居上而專於應則其澤施於二而已夫大者患不廣博小者患不貞一故專於應為二則吉為五則凶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三非其應而五不足歸也不知五之不足歸惑於近而不早自附於初九故窮而至於泣血也



坎下
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

瀆則不告利貞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
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
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者有蔽於物而已其中固自有正也蔽雖甚終不
能沒其正將戰於內以求自達因其欲達而一發之
迎其正心彼將沛然而自得焉苟不待其欲達而強
發之一發不達以至於再三雖有得非其正矣故曰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彼將內患其蔽即我而求達

我何為求之夫患蔽不深則求達不力求達不力則
正心不勝正心不勝則我雖告之彼无自入焉故初
筮告者因其欲達而一發之也再三瀆瀆則不告者
發之不待其欲達而至於再三也蒙亨以亨行者言
其一通而不復塞也夫能使之一通而不復塞者豈
非時其中之欲達而一發之乎故曰時中也聖人之
於蒙也時其可發而發之不可則置之所以養其正
心而待其自勝也此聖人之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果行者求發也育德者不發以養正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所以發蒙者用於未發既發則无用既發而用者瀆蒙也桎梏者用於未刑既刑則說既刑而不說者瀆刑也發蒙者慎其初不可使至瀆故於初云爾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童蒙若无能為也然而容之則足以為助拒之則所
喪多矣明之不可以无蒙猶子之不可以无婦子而
无婦不能家矣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
行不順也

王弼曰童蒙之時陰求於陽上不求三而三求上女
先求男者也女之為體正行以待命者也見剛夫而
求之故曰不有躬也施之於女行不順矣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實陽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六五之位尊矣恐其不安於童蒙之分而自強於明

故教之曰童蒙吉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以剛自高而下臨弱故至於用擊也發蒙不得其道

而至於用擊過矣故有以戒之王弼曰為之捍禦則

物咸附之若欲取之則物咸叛矣



乾下
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謂九五也乾之欲進凡為坎者皆不樂也是故四與之抗傷而後避上六知不可抗而敬以求免夫敬以求免猶有疑也物之不相疑者亦不以敬相攝矣至於五則不然知乾之不吾害知己之足以御之是以

內之而不疑故曰有孚光亨貞吉光者物之神也蓋
出於形器之表矣故易凡言光光大者皆其見遠知
大者也其言未光未光大者則隘且陋矣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見險而不廢其進斯有功矣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乾之剛為可畏也坎之險為不可易也乾之於坎遠
之則无咎近之則致寇坎之於乾敬之則吉抗之則

傷二者皆莫能相懷也惟得廣大樂易之君子則可
以兼懷而兩有之故曰飲食宴樂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
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尚遠於坎故稱郊處下不忘進者乾之常也遠之不
惰近之不躁是為不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
有言以吉終也

衍廣衍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漸近則為沙逼近則為泥於沙則有言於泥則致寇坎之為害也如此然於其言也告之以終吉於其致寇也告之以敬慎不敗則乾以見險而不廢其進為吉矣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需于血者抗之而傷也出自穴者不勝而避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敵至而不忌非有餘者不能夫以酒食為需去備以相待者非二陰之所能辦也故九五以此待乾乾必心服而為之用此所以正而獲吉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乾已克四而達於五矣其勢不可復抗故入穴以自

固謂之不速之客者明非所願也以不願之意而固守以待之可得為安乎其所以得免於咎者特以敬之而已故不如五之當位而猶愈於四之大失也



坎下
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

初六信於九四六三信於上九而九二塞之故曰有孚窒而九四上九亦不能置而不爭此訟之所以作

也故曰上剛下險險而健訟九二知懼則猶可以免
故曰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言其來則息訟而歸矣
終之則凶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謂九五也

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夫使川為淵者訟之過也難未有不起於爭今又欲
以爭濟之是使相激為深而已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王弼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夫无訟在於謀始契之不明訟之所以生也故有德司契而訟自息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九二處二陰之間欲兼有之初不予而強爭焉初六有應於四不永事二而之四以為從強求之二不若從有應之四也二雖有言而其辨則明故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若事二則相從於訟无已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初六六三本非九二之所當有也二以其近而強有之以為邑人力征而心不服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故九二不克訟而歸則初六六三皆棄而違之失衆知懼猶可少安故无眚眚災也其曰逋其邑

人三百戶者猶曰亡其邑人三百戶云爾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六三與上九為應二與四欲得之而強施德焉夫六三之應於上九者天命之所當有也非為其有德於我也雖二與四之德不能奪之矣是以食舊德不從其配食者食而忘之不報之謂也猶曰食言云爾與二陽近而不報其德故厲而後吉或從王事无成者

有討於其舊從之可也成之過矣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四命之所當得者初六而已近於三而強求之故亦不克訟然而有初之應退而就其命之所當得者自改而安於貞則猶可以不失其有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處中得位而无私於應故訟者莫不取曲直焉此所

以為元吉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六三上九之配也二與四嘗有之矣不克訟而歸於上九上九之得之也讐之鞶帶奪諸其人之身而已服之於人情有報焉故終朝三褫之既服之矣則又褫之愧而不安之甚也二與四訟不勝者也然且終於无眚與吉也上九訟而勝者也然且有三褫之辱

何也曰此止訟之道也夫使勝者自多其勝以夸其
能不勝者自耻其不勝以遂其惡則訟之禍吾不知
其所止矣故勝者禡服不勝者安貞無眚止訟之道
也



坎下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丈人詩所謂老成人也夫能以衆正有功而无後患
者其惟丈人乎故彖曰吉又何咎矣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

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用師猶以藥石治病故曰毒天下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兵不可一日无然不可觀也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而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翫翫则无震故地中有水師言兵當如水行於地中而人不知也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出不可不以律也否則雖臧亦凶夫以律者正勝

也不以律者奇勝也能以奇勝可謂臧矣然其利近其禍遠其獲小其喪大師休之日乃見之矣故曰凶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夫師出不先得主於中雖有功患隨之矣九二有應於五是以吉而无復有咎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賞有功而萬邦懷之則其所賞皆以正勝者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九二體剛而居柔體剛則威居柔則順是以无專權之疑而有錫命之寵六三體柔而居剛體柔則威不足居剛則勢可疑是以不得專其師而為或者之衆主之也故凶而无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王弼曰得位而无應无應則不可以行得位則可以處故左次无咎行師之法欲左皆高故左次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

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夫以陰柔為師之主不患其好勝而輕敵也患其弱而多疑爾故告之曰禽暴汝田執之有辭矣何咎之有既使長子帥師又使弟子與衆主之此多疑之故也臣待命而行可謂正矣然將在軍則不可故曰貞凶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夫師始終之際聖人之所甚重也師出則嚴其律師
休則正其功小人无自入焉小人之所由入者常自
不以律始惟不以律然後能以竒勝夫能以竒勝者
其人豈可與居安哉師休之日將錄其一勝之功而
以為諸侯大夫則亂自是始矣聖人之師其始不求
苟勝故其終可以正功曰是君子之功邪小人之功
邪



坤下
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象

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比吉比未有不吉者也然而比非其人今雖吉後必有咎故曰原筮筮所從也原再也再筮慎之至也元始也始既已從之矣後雖欲變其可得乎故曰元永貞始既已從之則終身為之貞知將終身貞之故再筮而後從孰為可從者非五爻故曰以剛中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

不寧方來謂五陰也五陰不能自安而求安於五
後夫凶其道窮也

窮而後求比其誰親之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初六有孚比
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五陰皆求比於五初六最處其下而上无應急於比
者也夫急於求人者必盡其誠故莫如初六之有信
也五以其急於求人也而忽之則來者懈矣故必比

之然後无咎是有信者其初甚微且約也其小盈缶而已然而因是可以致來者故曰終來有他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言致他者初六之功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以應為比故自內於二可謂貞吉不自失者於五則陋矣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近者皆陰而遠无應故曰匪人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上謂五也非應而比故曰外比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王弼曰為比之主而有應在二顯比者也比而顯之則所親者狹矣夫无私於物惟賢是與則去之與來皆无失也三驅之禮禽逆來趨已則舍之背已而走

則射之愛於來而惡於去也故其所施常失前禽也
以顯比而居王位用三驅之道者也故曰王用三驅
失前禽也用其中正征討有常伐不加邑動必討叛
邑人无虞故不誡也此可以為上之使非為上之道
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无首猶言无素也窮而後比是无素也



乾下
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象曰小畜柔得

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謂六四也六四之謂小矣五陽皆為六四之所畜是
以大而畜於小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未畜而亨則巽之所以畜乾者順之而已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乾之為物難乎其畜之者也畜之非其人則乾不為
之用雖不為之用而眷眷焉不決去之卒受其病者

小畜是也故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夫陽施於陰則為雨乾非不知巽之不足以任吾施也然其為物也健而急於用故進而嘗試焉既已為密雲矣能為密雲而不能為雨豈真不能哉不欲雨也雨者乾之有為之功也不可以輕用用之於非其人則喪其所以為乾矣乾知巽之不足以任吾施也是以遲疑而重發之欲之於巽而未決故次於我之西郊君子是以知乾之終病也既已為雲矣則是欲雨之道也能終

不雨乎既已次於郊矣則是欲往之勢也能終不往乎雲而不雨將安歸哉故卦以為不雨而爻不免於雨者勢也君子之於非其人也望而去之況與之為雲乎既已為雲矣又可反乎乾知巽之不足與雨矣而猶往從之故曰密雲不雨尚往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夫畜已而非其人則君子不可以有為獨可以雍容講道如子夏之在魏子思之在魯可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陽之畜乾也厲而畜之厲而畜之者非以害之也將盈其氣而作之爾陰之畜乾也順而畜之順而畜之者非以利之也將即其安而縻之爾故大畜將以用乾而小畜將以制之乾進而求用則可進而受制則不可故大畜之乾以之艮為吉小畜之乾以之巽為

凶乾之欲去於巽必自其交之未深也去之則易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進而嘗之知其不可反循故道而復其所則无咎九二交深於初九矣故其復也必自引而後脫盖已難矣然猶可以不自失也至於九三其交益深而不可復則脫輻而與之處與之處可也然乾終不能自草其健而與巽久處而无尤也故終於反目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九

五有孚孳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孳如不獨富也

凡巽皆陰也六四固陰矣九五上九其質則陽其志則陰也以陰畜乾乾知其不可也易以質陽而志陰者畜乾乾知其不可也難何則不知其志而見其類也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六四之所孚者初九也初九欲去之六四欲畜而留之陰陽不相能故傷而去懼而出也以其傷且懼是以知陰之畜乾其欲害乾之意見於外也如此以其為害也淺而乾去之速

故无咎若夫九五之畜乾也則不然所孚者既已去我矣我且挽援而留之若中心誠好之然此乾之所以眷眷而不悟自引而後脫二者皆欲畜乾而制之顧力不能是以六四與上合志而九五以其富附其鄰并力以畜之鄰上九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小畜之世宜不雨者也九三之於上九其勢不得不

雨者以密雲之不可反而舍上九則无與雨也既已與之雨則為其人矣可不為之處乎乾非德不止九五上九質陽而志陰故能尚德以載乾尚德者非真有德之謂也九五上九知乾之難畜故積德而共載之此陽也而謂之婦明其實陰也以上畜下故貞乾不心服故厲以陰勝陽故月幾望君子之征自其交之未合則无咎既已與之雨矣而去之則彼疑我矣疑則害之故凶



兌下
乾上

履虎尾不啞人亨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啞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之所以為履者以三能履二也有是物者不能自用而无者為之用也乾有九二乾不能用而使六三用之九二者虎也虎何為用於六三而莫之啞以六三之應乎乾也故曰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啞人亨應乎乾者猶可以用二而乾親用之不可何哉

曰乾剛也九二亦剛也兩剛不能相下則有爭有爭則乾病矣故乾不親用而授之以六三六三以不校之柔而居至寡之地故九二樂為之用也九二為三用而三為五用是何以異於五之親用二哉五未嘗病而有用二之功故曰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夫三與五合則三不見啞而五不病五與三離則五至於危而三見啞卦統而論之故言其合之吉又別而觀之故見其離之凶此所以不同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履六爻皆上履下也所履不同故所以履之者亦異初九獨无所履則其所以為履之道者行其素所願而已君子之道所以多變而不同者以物至之不齊也如不與物遇則君子行願而已矣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九二之用大矣不見於二而見於三三之所以能視

者假吾目也所以能履者附吾足也有目不自以為
明有足不自以為行者使六三得坦途而安履之豈
非才全德厚隱約而不愠者歟故曰幽人貞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啞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
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啞人
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眇者之視跛者之履豈其自能哉必將有待于人而
後能故言跛眇者以明六三之无能而待於二也二

虎也所以為吾用而不吾噬者凡以為乾也六三不知其眇而自有其明不量其跛而自與其行以虎為畏已而去乾以自用虎見六三而不見乾焉斯噬之矣九二有之而不居故為幽人六三无之而自矜故為武人武人見人之畏已而不知人之畏其君是以有為君之志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愬愬懼也九二之剛用於六三故三雖陰而九二之

虎在焉則三亦虎矣雖然非誠虎也三為乾用而二輔之四履其上可无懼乎及其去乾以自用而九二叛之則向之所以為虎者亡矣故始懼終吉以九四之終吉知六三之衰也六三之衰則九四之志得行矣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九二之剛不可以剛勝也惟六三為能用之九五不付之於三而自以其剛決物以此為履危道也夫三

與五之相離也豈獨三之禍哉雖五亦不能无危其所以猶得為正者以其位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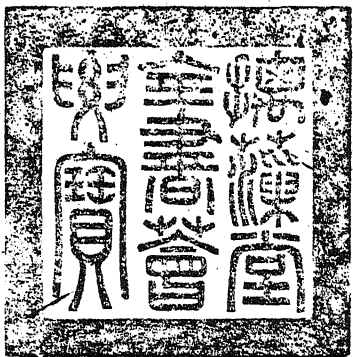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三與五其始合而成功其後離而為凶至於上九歷見之矣故視其所履考其禍福之祥知二者之不可以一日相離也而復其舊則元吉旋復也

易傳卷一

謹案卷一第三頁後一行品物流形刊本形訛行

今改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舉人臣何思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易傳卷二

三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四十

經部

易傳卷二

宋 蘇軾 撰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

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陽始於復而至於泰泰而後為大壯大壯而後為夬泰之世不若大壯與夬之世小人愈衰而君子愈盛

也然而聖人獨安夫泰者以為世之小人不可勝盡
必欲迫而逐之使之窮而无歸其勢必至於爭爭則
勝負之勢未有決焉故獨安夫泰使君子居中常制
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為无措然後君子之患无由而
起此泰之所以為最安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
左右民

財材也物至於泰極矣不可以有加矣故因天地之

道而材成之即天地之宜而輔相之以左右民使不
入於否而已否未有不自其已甚者始故左右之使
不失其中則泰可以常有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王弼曰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相連引者也茹相連之
貌也三陽同志俱志於外初為類首舉則類從故曰
以其彙征吉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

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陽皆在內據用事之處而擯三陰於外此陰之所不能堪也陰不能堪必疾陽疾陽斯爭矣九二陽之主也故包荒用馮河馮河者小人之勇也小人之可用惟其勇者荒者其無用者也有用者用之無用者容之不遐棄也此所以懷小人爾以君子而懷小人其朋以為非也而或去之故曰朋亡然而得配於六五有大援於上君子所以愈安也雖亡其朋而卒賴以

安此所以為光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乾本上也坤本下也上下交故乾居於內而坤在外苟乾不安其所而務進以迫坤則夫順者將至於逆故曰无平不陂坤不獲安於上則將下復以奪乾乾之往適所以速其復也故曰无往不復當是時也坤已知難而貞於我則可以无咎矣九三之所孚者

初與二也以其所孚者為樂進以迫坤而重違之則危矣故教之以勿恤其孚而安于食是以有泰之福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王弼曰乾樂上復坤樂下復四處坤首六五上六皆失其故處而樂下者故翩翩相從不必富而能用其鄰不待戒而自孚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妹女之少者也易女少而男長則權在女六五以陰居尊位有帝乙歸妹之象焉坤樂下復下復而奪乾乾則病矣而亦非坤之利也乾病而疾坤坤亦將傷焉使乾不病坤不傷莫如以輔乾之意而行其下復之願如帝女之歸其夫者帝女之歸也非求勝其夫將以祉之坤之下復非以奪乾將以輔之如是而後可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

其命亂也

取土於隍而以為城封而高之非城之利以利人也
泰之所以厚坤於外者非以利坤亦以衛乾爾坤之
在上而欲復於下猶土之為城而欲復於隍也有城
而不能固之使復於隍非城之罪人之過也故勿用
師上失其衛則下思擅命故自邑告命邑非所以出
命也然既以失之矣從而懷之則可正之則吝



坤下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彖曰否之

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春秋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君子道消雖有國與无同矣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茹貞吉志在君也

自泰為否也易自否為泰也難何也陰陽易位未有

不志於復而其既復未有不安其位者也故泰有征而否无征夫苟无征則是終无泰也而可乎故坤處内而不忘貞於乾斯以為泰之漸矣故亨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陰得其位欲包羣陽而以承順取之上說其順而不知其害此小人之吉也大人之欲濟斯世也苟出而爭之上則君莫之信下則小人之所疾故莫如否大人否而退使君子小人之羣不相亂以為邪之勝正

也常於交錯未定之間及其羣分類別正未有不勝者也故亨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三本陽位故包承羣陽而知羞之矣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君子之居否患无自行其志爾初六有志於君而四之應苟有命我无庸咎之矣故君子之疇獲離其福疇類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九五大人之得位宜若甚安且強者也然其實制在於內席其安強之勢以與小人爭而求勝則不可故曰休否大人吉恃其安強之勢而不虞小人之內勝亦不可故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休否者所謂大人否也小人之不吾敵也審矣惟乘吾急則有以幸勝之利在於急不在於緩也苟否而不爭以休息之必

有不吾敵者見焉故大人吉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至於此不可復因非傾蕩埽除則喜無自至矣

☰☷

離下

乾上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象曰同人

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此專言二也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

此言五也故別之

利涉大川乾行也

野者无求之地也立於无求之地則凡從我者皆誠同也彼非誠同而能從我於野哉同人而不得其誠同可謂同人乎故天與人同物之能同於天者蓋寡矣天非求同於物非求不同於物也立乎上而天下之能同者自至焉其不能者不至也至者非我援之不至者非我拒之不拒不援是以得其誠同而可以涉川也故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苟不得

其誠同與之居安則合與之涉川則潰矣涉川而不潰者誠同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水之於地為比火之與天為同人同人與比相近而不同不可不察也比以无所不比為比而同人以有所不同為同故君子以類族辨物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初九自內出同於上上九自外入同於下自內出故
言門自外入故言郊能出其門而同於人不自用者
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凡言媾者其外應也凡言宗者其同體也九五為媾
九三為宗從媾正也從宗不正也六二之所欲從者
媾也而宗欲得之正者遠而不相及不正者近而足
以相困苟不能自力於難而安於易以同乎不正則

吝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六二之欲同乎五也歷三與四而後至故三與四皆欲得之四近於五五乘其墉其勢至迫而不可動是以雖有爭二之心而未有起戎之迹故猶可知困而不攻反而獲吉也凡三之於五也稍遠而肆焉五在

其陵而不在其墉是以伏戎于莽而向之既已起戎矣雖欲反則可得乎欲興不能欲歸不可至於三歲行將安入故曰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由此觀之豈以用師而少五哉夫以三四之強而不能奪始於號咷而卒達於

筴至於用師相克矣而不能散其同此所以知二五之誠同也二陰也五陽也陰陽不同而為同人是以其同之可必也君子出處語默不同而為同人是以其同之可必也苟可必也則雖有堅強之物莫能間之矣故曰其利斷金蘭之有臭誠有之也二五之同其心誠同也故曰其臭如蘭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物之同於乾者已寡矣今又處乾之上則同之者尤

難以其无所苟同則可以无悔以其莫與共立則志未得也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

應之曰大有

謂五也大者皆見有於五故曰大有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以健濟明可以進退善惡順天之休命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二應於五三通於天子四與上近焉猶立无交者惟初而已雖然无交之為害也非所謂咎也獨立无恃而知難焉何咎之有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明惟初九為然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大車虛而有容者謂五也九二足以有為矣然非六五虛而容之雖欲往可得乎積中明虛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三以陽居陽其勢足以通于天子以小人處之則敗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皙也

彭三也九四之義知有五而已夫九三之剛非強也

六五之柔非弱也惟明者為能辨此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處羣剛之間而獨用柔无備之甚者也以其无備而物信之故歸之者交如也此柔而能威者何也以其无備知其有餘也夫備生於不足不足之形見於外則威削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曰祐曰吉曰无不利其為福也多矣而終不言其所以致福之由而象又因其成文无所復說此豈真无說也哉盖其所以致福者遠矣夫兩剛不能相用而獨陰不可以用陽故必居至寡之地以陰附陽而後衆予之履之六三大有之六五是也六三附於九五六五附於上九而羣陽歸之二陰既因羣陽而有功九五上九又得以坐受二陰之成績故履有不疚之光而大有有自天之祐此皆聖賢之高致妙用也故

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
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信也順
也尚賢也此三者皆六五之德也易而无備六五之
順也厥孚交如六五之信也羣陽歸之六五之尚賢
也上九特履之爾我之所履者能順且信又以尚賢
則天人之助將安歸哉故曰聖人无功神人无名而
大有上九不見致福之由也



艮下
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

地道卑而上行

此所以為謙亨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此所以為君子有終也不於其終觀之則爭而得謙而失者蓋有之矣惟相要於究極然後知謙之必勝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裒取也謙之為名生於過也物過然後知有謙使物
不過則謙者乃其中爾過與中相形而謙之名生焉
聖人即世之所名而名之而其實則反中而已矣地
過乎卑山過乎高故地中有山謙君子之居是也多
者取之謙也寡者益之亦謙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
也

此最處下是謙之過也是道也无所用之用於涉川

而已有大難不深自屈折則不足以致其用牧者養之以待用云爾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雄鳴則雌應故易以陰陽唱和寄之於鳴謙之所以為謙者三也其謙也以勞故聞其風被其澤者莫不相從於謙六二其鄰也上九其配也故皆和之而鳴於謙而六二又以陰處內卦之中雖微九三其有不謙乎故曰鳴謙又曰貞吉鳴以言其和於三貞以見

其出於性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勞功也謙五陰一陽待是而後為謙其功多矣艮之制在三而三親以艮下坤其謙至矣故曰勞謙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非獨以自免而已又將以及人是得謙之全者也故彖曰君子有終而三亦云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是亦九三之所致也二近其内有配之象故曰鳴四

近其外三之所向故稱撝以柔居柔而當三之所向
三之所撝四之所趨也以謙撝謙孰不利者故曰无
不利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
不服也

直者曲之矯也謙者驕之反也皆非德之至也故兩
直不相容兩謙不相使九三以勞謙而上下皆謙以
應之內則鳴謙外則撝謙其甚者則謙謙相迫於无

窮相益不已則夫所謂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者將使誰為之若夫六五則不然以為謙乎則所據者剛也以為驕乎則所處者中也惟不可得而謂之謙不可得而謂之驕故五謙莫不為之使也求其所以能使此五謙者而无所有故曰不富以其鄰至於侵伐而不害為謙故曰利用侵伐莫不為之用者故曰无不利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

行師征邑國也

其為鳴謙一也六二自得於心而上六志未得者以其所居非安於謙者也特以其配之勞謙而強應焉貌謙而實不至則所服者寡矣故雖其邑國而猶叛之夫實雖不足而名在於謙則叛者不利叛者不利則征者利矣王弼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之所起興於利者也故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未有居衆人之所惡而為動者所害處不競之地而為爭者

所奪是以六爻雖有失位无應乘剛而皆无凶咎悔吝者以謙為主也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豫之言暇也暇以樂之謂豫建侯所以豫豫所以行師也故曰利建侯行師有民而不以分人雖欲豫可得乎子重問晉國之勇欒鍼曰好以暇是故惟暇者為能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

言天地亦以順動也

而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上以順動則凡入於刑罰者皆民之過也

豫之時義大矣哉

卦未有非時者也時未有无義亦未有无用者也苟當其時有義有用焉往而不為大故曰時義又曰時用又直曰時者皆適遇其及之而已從而為之說則

過矣如必求其說則凡不言此者皆當求所以不言之故无乃不勝異說而厭棄之歟蓋取而觀之因其言天地以及聖人王公則多有是言因其所言者大而後及此者則其言之勢也非說也且非獨此見天地之情者四利見大人者五其餘同者不可勝數也又可盡以為異於他卦而曲為之說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所以為豫者四也而初和之故曰鳴已无以致樂而恃其配以為樂志不遠矣因人之樂者人樂亦樂人憂亦憂志在因人而已所因者窮不得不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以陰居陰而處二陰之間晦之極靜之至也以晦觀明以靜觀動則凡吉凶禍福之至如長短黑白陳乎吾前是以動靜如此之果也介于石果於靜也不終日果於動也是故孔子以為知幾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以陽居陽猶力人之馭健馬也有以制之夫三非六之所能馭也乘非其任而聽其所之若是者神亂於中而目盱於外矣據靜以觀物者見物之正六二是也乘動以逐物者見物之似六三是也物之似福者誘之似禍者劫之我且睢盱而赴之既而非也則後雖有誠然者莫敢赴之矣故始失之疾而其終未嘗不以遲為悔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盍何不也簪固結也五陰莫不由四而豫故大有得豫有三豫二貞三豫易懷而二貞難致難致者疑之則附者皆以利合而已夫以利合亦以利散是故來者去者觀望而不至者舉勿疑之則吾朋何有不固者乎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

七也

二與五皆貞者也貞者不志于利故皆不得以豫名之其貞同其所以為貞者異故二以得吉五以得疾也二之貞非固欲不從四也可則進否則退其吉也不亦宜乎五之於四也其質則陰其居則陽也質陰則力莫能較居陽則有不服之心焉夫力莫能較而有不�服之心則其貞足以為疾而已三豫者皆內喪其守而外求豫者也故小者悔吝大者凶六五之貞

雖以為疾而其中之所守者未亡則恒至於不死君子是以知貞之可恃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冥者君子之所宜息也豫至上六宜息矣故曰冥豫成有渝者盈輒變也盈輒變所以為无窮之豫也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大時不齊故隨之世容有不隨者也責天下以人人

隨已而咎其貞者此天下所以不說也是故大亨而利貞者貞者无咎而天下隨時時者上之所制也不從已而從時其為隨也大矣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在澤中伏而不用故君子晦則入息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物有正主之謂官九五者六二之正主也二以遠五

而苟隨於初五以其隨初而疑之則官有變矣官有
變初可以有獲也而非其正故官雖有變而以從正
不取為吉也初之取二也得二而失五初之不取二
也失二而得五何也可取而不取歸之其正主初信
有功於五矣五必德之失門內之配而得門外之交
是故捨其近配而出門以求交於其所有功之人其
得也必多故君子以為未嘗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小子初也丈夫五也兼與必兩失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
舍下也

四為丈夫初為小子三无適應有求則得之矣然而
從四正也四近而在上從上則順與近則固故係丈
夫而利居貞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
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六三固四之所當有也不可以言獲獲者取非其有
之辭也二之往配於五也歷四而後至四之勢可以
不義取之取之則於五為凶不取則於五為有功二
之從五也甚難初處其鄰而四當其道處其鄰不忘
貞當其道不忘信使二得從其配者初與四之功也
故皆言功居可疑之地而有功足以自明其誰咎之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嘉謂二也傳曰嘉偶曰配而昏禮為嘉故易凡言嘉

者其配也隨之時陰急於隨陽者也故陰以不苛隨
為貞而陽以不疑其叛已為吉六二以遠五而貳於
初九五不疑而信之則初不敢有二不敢叛故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
窮也

居上无應而不下隨故拘係之而後從從而又維之
明強之而後從也強之而後從則其從也不固故教
之曰當如王之通于西山王文王也西山西戎也文

王之通西戎也待其自服而後從之不強以從也



巽下
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彖曰

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器久不用而蟲生之謂之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之蠱天下久安无為而弊生之謂之蠱易曰蠱者事也夫蠱非事也以天下為无事而不事事則後將不勝事矣此蠱之所以為事也而昧者乃以事為蠱則

失之矣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事事故曰巽
而止蠱夫下巽則莫逆上止則無為下莫逆而上無
為則上下大通而天下治也治生安安生樂樂生媮
而衰亂之萌起矣蠱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
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明父養其疾至子而發也人
之情无大患難則日入於媮天下既已治矣而猶以
涉川為事則畏其媮也蠱之與巽一也上下相順與
下順而上止其為媮一也而巽之所以不為蠱者有

九五以幹之而蠱无是也故蠱之彖曰先甲三日後

甲三日終則有始而巽之九五曰无初有終先庚三

日後庚三日吉陽生於子盡於巳陰生於午盡於亥

陽為君子君子為治陰為小人小人為亂夫一日十

二千相值支五千六而後復世未有不知者也先甲

三日後甲三日則世所謂六甲也先庚三日後庚三

日則世所謂六庚也甲庚之先後陰陽相反故易取

此以寄治亂之勢也先甲三日子戌申也申盡於巳

而陽盈矣盈將生陰治將生亂故受之以後甲後甲三日午辰寅也寅盡於亥然後陰極而陽生盡無九五以幹之則其治亂皆極其自然之勢勢窮而後變故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夫巽則不然初雖失之後必有以起之譬之於庚先庚三日午辰寅也後庚三日子戌申也庚之所後甲之所先也故先庚三日盡於亥後庚三日盡於巳先陰而後陽先亂而後治故曰无初有終又特曰吉不言之於其象而言之於九五

者明此九五之功非巽之功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鼓之舞之之謂振振民使不惰育德使不竭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蠱之為災非一日之故也及其微而幹之初其任也見蠱之漸子有改父之道其始雖危終必吉故曰有子考无咎言无是子則考有咎矣孝愛之深者其迹

有若不順其迹不順其意順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陰之為性安無事而惡有為是以為蠱之深而幹之尤難者寄之母也正之則傷愛不正則傷義以是為至難也非九二其孰能任之故責之二也二以陽居陰有剛之實而无用剛之迹可以免矣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三之德與二无以異也特不知所以用之二用之以陰而三用之以陽故小有悔而无大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之所居與二无以異也而无其德斯益其疾而已裕益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父有蠱而子幹之猶具有疾而砭藥之也豈其所樂哉故初以獲厲三以獲悔六五以柔居中雖有幹蠱

之志而无二陽之決故反以是獲譽譽歸於巳則疾
歸於父矣父之德惟不可承也使其可承則非蠱矣
蠱而承德是以无巽九五後庚之吉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君子見蠱之漸則涉川以救之及其成則不事王侯
以遠之蠱之成也良醫不治君子不事事


兌下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彖曰臨剛浸而

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

凶消不久也

復而陽生凡八月而二陰至則臨之二陽盡矣方長而慮消者戒其速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所以容水而地又容澤則无不容也故君子為无窮之教保无疆之民記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弊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有應者為咸臨咸感也感以臨則其為臨也易故咸臨所以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二陽在下方長而未盛也四陰在上雖危而尚強也九二以方長之陽而臨衆陰陰負其強而未順命從而攻之陰則危矣而陽不能无損故九二以咸臨之而後吉陽得其欲而陰免於害故无不利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

憂之咎不長也

樂而受之謂之甘陽進而陰莫逆甘臨也甘臨者居於不爭之地而後可以居於陽陽猶疑之拒之固傷不拒猶疑之進退無所利者居之過也故六三之咎位不當而已咎在其位不在其人則憂懼可以免矣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以陰居陰而應於初陽至而遂順之故曰至臨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見於未然之謂知臨之世陽未足以害陰而其勢方
銳陰尚可以抗陽而其勢方卻苟以其未足以害我
而不內以吾尚足以抗之而不受則陽將忿而攻陰
六五以柔居尊而應於二方其未足而收之故可使
為吾用方吾有餘而柔之故可使懷吾德此所以為
知也天子以是服天下之强者則可小人以是畜君
子則不可故曰大君之宜吉惟大君為宜用是也大
君以是行其中小人以是行其邪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敦益也内下也六五既已應九二矣上六又從而附益之謂之敦臨復之六四既已應初九矣六五又從而附益之謂之敦復其義一也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彖曰大觀在上順而

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无器而民趨不言而物喻者觀之道也聖人以神道設教則賞爵刑罰有設而不用者矣寄之宗廟則盥而不薦者也盥者以誠薦者以味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大觀在上故四陰皆以尚賓為事初六童而未仕者也急於用以自衒賈惟器小而夙成者為无咎君子則吝矣

六二闕觀利女貞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六二遠且弱宜處而未宜賓者也譬之於女利貞而不利行者也苟以此為觀則是女不待禮而闕以相求貞者之所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六三上下之際也故當自觀其生以卜進退夫欲知其君則觀其民故我之生則君之所為也知君之所為則進退決矣進退在我故未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進退之決在六三故自三以下利退而不利進自三以上利進而不利退進至於四決不可退矣故利用賓于王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此二觀所自言之者不同其實一也觀我生讀如觀兵之觀觀其生讀如觀魚之觀九五以其至顯觀之

於民以我示民故曰觀我生上九處於至高而下觀
之自民觀我故曰觀其生今夫乘車於道負者皆有
不平之心聖人以其一身擅天下之樂厚自奉以觀
示天下而天下不怨夫必有以大服之矣吾以吾可
樂之生而觀之人人亦觀吾生可樂則天下之爭心
將自是而起故曰君子无咎君子而後无咎難乎其
无咎也

易傳卷二